

编者按

当乡村与艺术相遇,当记忆被文字留存,总有一些人在改变与守护之间找到平衡。他们或是用画笔唤醒沉睡村庄的艺术家,将破败老屋变成色彩斑斓的创作空间;或是像张忠民这样的“文化候鸟”,以学者的热忱,记录侨乡的咖啡香与南洋往事。他们改变的,是乡村的面貌与活力;留住的,是土地的乡愁与根脉。无论是艺术村的墙绘、动漫,还是兴隆的咖啡故事、华侨记忆,都在诉说着同一种可能——改变不是消逝,而是让传统以新的方式延续。海南的村庄,正因为这些人的存在,既拥抱未来,也从未遗忘过去。

一方乡土

近日,898艺术村棕编手艺人盛玉正坐在工作室里埋头编织,不多时,一只活灵活现的“小青蛇”就在她的手下出现。环顾小小的工作室,展示柜上挤满了盛玉的编织作品,十二生肖、玫瑰花、昆虫等造型栩栩如生。

盛玉所在的棕编工作室是898艺术村近60个艺术机构和工作室之一。这个位于海口美兰区灵山镇权拥东村、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艺术村,共入驻艺术家、艺术工作者80余人,涵盖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雕塑、灰塑、文创等领域。

走进乡村,不仅能看到稻田和池塘,还能与艺术不期而遇。近年来,海南陆续涌现出898艺术村、“油画之乡”咸六村等充满艺术气息的村庄。当古朴的村道与绚烂的墙绘相遇,当淳朴的民风与新潮的审美碰撞,一个个老村庄成为了新“打卡点”。

A 装点 | 画笔唤醒沉睡古村

走进898艺术村,巨幅墙绘让人目不暇接,8座展馆各有特色。漫步村道间,任何一家小店都能给人惊喜。898艺术村的故事起源于2016年。在这之前,权拥东村只是一个平凡的村庄,虽然历史悠久,但也因此难以继——比村里人年龄还大的房子纷纷变得破败,坑坑洼洼的村道杂草丛生,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了邻近的新村子里,“老村”则基本闲置荒废了。2016年,画家王彬为了创作方便,到权拥东村租了一栋老房子作画。

2020年初,王彬的学长王凯受其邀请来到权拥东村,几番交谈后便萌生了在此打造艺术村的想法。在取名时,他们对标北京

的“798艺术区”,结合海南区号“0898”,将村子命名为“898艺术村”。

王凯陆续租下权拥东村几十套民居,在保留海南旧瓦房风格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工作室或展厅,吸引创作者、艺术家们入驻。画家赵志飞在村子里开了“大飞艺术工作室”,将民居墙面作为画板,绘制了一幅巨大的“松鼠啃玉米”墙绘——这幅墙绘至今仍保存着,成为898艺术村的一个标志性“打卡点”。

被画笔改变的还有屯昌县南吕镇咸六村和东方市八所镇北黎村。咸六村有着“画里故乡”的美誉,优美的自然风光不仅每年吸引大量国内绘画爱好者来这里写生创作,还孕育了许多本土艺术家。北黎村是一个古老而安静的黎族村落,2022年东方本地画家王安能将村里一处民宅改造成油画工作室。如今,村里有了博物馆、美术馆、画家工作室等,游客评价这里是“寻一处幽静、寻一处清欢”的目的地。



本组图片由海南日报 摄
保突村黎陶制品



B 碰撞 | 新潮打破村庄“次元”

像898艺术村一样装点着墙绘的,还有三亚市崖州区梅联社区。落日、椰树、渔船、仙人掌……具有热带风情和海洋风情的元素尽出现在梅联社区的彩绘墙上,延绵不绝,将游客带往梅联特色的“诗与远方”。这个村庄以发展文化艺术产业为突破口,推出原创梅联村独立文化IP,吸引各类艺术家人驻——“新锐”“先锋”,成了这个海边渔村崭新的代名词。

3月,一场以“盲盒型收藏实验”为主题的展览在梅联社区落下帷幕,展出的20件作品以动态的收藏史为线索,见证艺术生命在时空更迭中的蜕变,大胆的配色、新奇的装置再度为梅联社区增添了别样的艺术氛围。近年来,梅联社区通过艺术共创、艺术驻留、艺术工作室进村等方式,倡导人、自然、村落、艺术之间无限融合的共生关系,为村庄建立起崭新的文化体验,让艺术回归山林、海滩。

于是,在梅联社区的海边,你可以看到一棵孤独的圣诞树,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海胆,一个戴着头纱的女人……这

里像一个没有边界的艺术空间,为艺术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

如果说“动漫里的村庄”,你会想到什么?是《龙猫》里小梅一家居住的宁静乡村,是《大鱼海棠》里古老神秘的土楼群,抑或是《白雪公主》里迷你可爱的小房子……

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昌学村就是一个“动漫里的村庄”,漫步其中,就好像“穿越”进另一个“次元”:红蓝兔子坐在村居的屋顶晒太阳,透过白墙上平面的“洞口”,可以窥见“仙侠谷”内各位“大侠”的生活。整个昌学村成了一张大画布,白墙、民居,哪怕是电线杆,都被装点得色彩缤纷、趣味盎然。

随着一个个动漫工作室陆续入驻昌学村,100余位动漫人才在这里工作生活,年均有40多部国漫作品从这里走向国内外市场。随着龙华动漫产业园二期开街,距离昌学村不远的保明村也成了另外一个“动漫里的村庄”,一排排“多巴胺”色系的房屋让许多动漫爱好者们直呼好像来到“另一个次元”。

C 新生
民族风情焕发生机

碎陶土、筛陶土、和泥、捏泥条、盘泥制坯……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保突村制陶非遗工坊总是很热闹,游客们发挥想象力,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将手里的陶泥制作成喜欢的形状。黎族原始泥条盘筑制陶技艺是新石器时期产物,一直流传至今,在保突村得以完好留存。

保突村制陶馆占地面积约7亩,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,共分为两间展厅和三间黎陶制作坊。近年来,保突村将黎陶产业与旅游结合,引入陶器展览、制陶演示、制陶体验、民族歌舞表演等项目,打造了“产学研旅”一体化模式——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不同,保突村成了一个可以放慢脚步“玩泥巴”的地方。

陶艺被誉为“泥与火的艺术”,而黎陶是其中一场跨越漫长时光的奇妙旅程。与保突村类似的还有位于三亚天涯区的黑土村,这里同样坐落着一间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习所,屋顶用茅草覆盖,墙壁由稻草、木条和着泥巴糊成,充满黎族传统民居的生活文化气息。

如果想再深入了解黎族人民的日常,不如驱车来到昌江王下乡三派村。这里的民居、院墙仿佛一本巨大的画册,画满了制陶、织锦、春米、酿酒等黎族生产生活场景及元素。黎家新妇晒衣图、黎女戏水图、老妪织布图、农耕图……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墙绘让人眼前一亮。漫步三派村,探寻海南最早人类的生产与生活,见证黎族的璀璨文明——难怪三派村被称为“流动的黎族文化博物馆”,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。



人物

在万宁的兴隆小镇,有这么一位北方老人:他穿梭于街巷咖啡馆,驻足于橡胶林间,或与归侨老者促膝长谈,或在太阳河畔记录风物。

他是张忠民,一位来自河北的70岁生态学者,也是兴隆“候鸟”人才工作站的核心成员。2024年,他参与编撰了《兴隆故事》,以7篇深度文章串联起侨乡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肌理。

张忠民与海南的缘分始于2004年。他是一名退休的高校教授,彼时,他未曾料到兴隆这座“藏于山海间”的小镇会成为晚年生活的精神原乡。作为“候鸟”,张忠民以参与者的姿态,用3年时间走遍了兴隆的连队、探访归侨家庭、研究农场档案,以学者的严谨与旅居者的热忱,将兴隆的“咖啡基因”“长寿密码”与“奋斗史诗”凝练成文字。



张忠民与兴隆印尼归侨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旅居生态学者解码侨乡文化:
兴隆的故事讲不完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咖啡小店 | 市井里的文化枢纽

来到兴隆以后,张忠民没想到这里的人们长期喝咖啡,让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。

“在北方,咖啡文化几乎是一片空白。”张忠民回忆,在他小时候,听到咖啡感到非常陌生,或许只有西方或者上海等地的人才喝咖啡。

张忠民对咖啡的印象还停留在1988年的麦氏咖啡广告:“滴滴香浓,意犹未尽。”在他来到兴隆之前几乎就没有喝过咖啡。

在兴隆的大街小巷,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咖啡店,抬腿可进,张忠民认为,放眼全国也是特殊的:“它得益于海南适宜的气候,四季无尘,温度适宜。”咖啡店的外头就能坐人,这在北方难以想象,因为总有尘土飞扬的时候。

2022年,三位华侨专门做过统计:兴隆的咖啡店有238家,而兴隆的人口只有两万多,咖啡店的密度远高于上海。

咖啡在这里发挥了交流媒介和特殊的作用。“在兴隆,所有的事情都和

咖啡店有关。”张忠民发现,咖啡店发挥了社会交往的功能,也是兴隆人生活状况的反映。

“例如,一个学生考了很好的大学,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是从咖啡店传出来的。”大家泡在咖啡店里消磨时光,大多数的信息、新闻和日闻也都在这里汇集和发散。

在兴隆美食街,90多岁的归侨老人陈卓明都会在咖啡店和朋友聚在一起聊天,从第一代炒制兴隆传统咖啡的手艺人到如今沧桑巨变,特别是近几十年生活的丰富性为他提供了说不完的话题。

兴隆还有一支退休职工骑行队,坚持骑行20余年,从兴隆骑行到石梅山庄附近,目的地是一家越南华侨开的咖啡店,在店里喝咖啡吃早餐聊天。

咖啡是兴隆的几代记忆。张忠民惊叹,咖啡承载着兴隆的历史,兴隆的每个人、每件事、每个角落都与咖啡有关,咖啡唤醒人们对往昔岁月的追溯与怀恋。

兴隆之缘 | 寻找农场的记忆

张忠民的兴隆研究始于对“农场”的执念。少年时在河北张家口农场的经历,让他对集体化生产的兴衰充满好奇。当他走进兴隆华侨农场时,震撼远大于预期——这里不仅是生产单位,更是归侨文化的“活态博物馆”:

“北方农场解散于时代浪潮,而兴隆农场却在归侨手中延续了70年,甚至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咖啡产业链。”

“这里保留着完整的文化,人们也还都聚集在一起。”张忠民说,自己的兴隆探秘之旅从农场入手,并深入到咖啡、作物、地貌、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。

他首先关心的是农场的当地生活,他走访了兴隆的连队,也结识了许多农场华侨职工,分享了一个故事:有一位35岁的职工的第一辆车是1965年在万

城买的,当时自行车没调试好,他舍不得骑,便一路扛回了兴隆。

咖啡是兴隆的符号。兴隆是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?带着这个问题张忠民多方打听找到了答案。据记载,1962年,兴隆农场场部消费社开始卖咖啡,这是兴隆第一家咖啡店。没有糖、没有糕点,只有一角钱一杯的咖啡。

在《兴隆故事》里,他将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:“……只有手捧一杯咖啡才感到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”

张忠民边走边看边写,通过此种方式与兴隆结缘,他说这是创造性开拓出一种步入晚年的生活方式,感到获得了一种新生:“每天处于这种积极的状态,去跟当地人交流,让我也暂时忘却了身上的疾病。”

侨乡观察 | 融合的当代样本

作为一名“候鸟”,“外来人口如何融入到当地生活中”,让张忠民深思,兴隆华侨的人生经历,让他找到了一种答案。

从环境上看,兴隆与东南亚环境差异不大,就连语言也是十分相近,“最早我认为他们一直说侨居国的语言,但华侨们在国外也经常讲汉语。”张忠民还发现,大家来到了兴隆语言还相互融合,完成了南洋汉语的“兴隆化”。

“它既带有一些海南话的语调,又保留一些客家话的口音,特别是融合了南洋汉语的韵味,但基本的语音语

调仍是普通话。”张忠民说。

“兴隆人普遍能讲两种以上的语言,到什么场合就使用什么语言。”张忠民说。

张忠民还认识了当年该工程的青年突击队的几位模范人物。“他们都是玩了命地建设,不仅把自己当作了这里的主人,并且对自己在这坚守建设祖国充满了自豪感。”张忠民说。

如今的兴隆,咖啡香气依旧从街头陋巷飘出,归侨的南洋故事与“候鸟”的北方乡音在太阳河畔交织出不同文化在岁月中发酵出的共生醇香。